

两千年前的一条皮裤

□汪 泉

元敞,男生,西汉居延都尉府(今额济纳旗)戍卒。彼时,他还很年轻,约十七八岁,阅世不深,脸皮很薄,不善言谈,但他上过私塾,能撰文记事。

在居延都尉府甲渠塞,他身兼二职,巡逻兵和书记员,每天要站岗放哨巡逻,还要在汉简上记录边塞的事务。巡逻是为了防止北匈奴来袭;红柳枝条上记事是边塞的公务,正如执勤日志。进入八月,天渐渐冷起来,金黄的胡杨树叶子翩然凋落,繁华谢幕,正如一场浩大的战争刚刚结束。寒冬来临,西北风日紧。凌晨寅时,交接班的锣声敲响,元敞匆忙起床,穿上皮裤皮裤,外面套上铠甲,匆促出门。

彼时,天尚未亮透,麻楚楚的障塞像一个巨人,站在远处。它是用土坯砌成的方形堡垒(鄣),是甲渠塞的核心防御建筑。

走了两步,他突然觉得屁股后面有一股寒风钻进来,他下意识地伸手抹了一下,扭头想要看,看不见;手已经摸到一个大裂口,正在左膝一侧。他竭力扭过头,证实皮裤破了拳头大小的一个洞。他顿时惊慌了,脸腾地红了,环顾四周,杳无人迹,再说天光未亮,谁能看得见。他这才稍稍镇静下来:咋办?太丢人了,要是让战友们看到,这显然是极大的耻辱。好在铠甲能够苦住屁股前后,稍加注意,倒也不会被人发现。

元敞向障塞走去,在这段熟悉的黄沙路上,他在竭力回想,裤子是怎么烂掉的。他想起昨天值勤时,去砍伐一些红柳树条,以作为记事的简笔。简条需要粗壮的红柳,虽然在此地也不缺乏,但也要走到红柳岛。岛在弱水边上,有一丛高大的胡杨树,砍伐的时候,枯树的断裂枝丫错综交叉,横亘在面前,或许正是他在砍伐树枝时,枯枝刮破了皮裤吧。别小看那枯朽的胡杨,哪怕一根小小的枝丫,硬棒得很,轻易折不断。另一种可能,昨天巡逻到烽燧时,他不小心从烽燧的斜道上滑倒,屁股着地的,刺溜溜滑下坡,也许有一粒锐利的石子,滑滑擦擦,划破了皮裤。三百米之外是高大的烽燧,沿着弱水,像一排穿着铠甲的勇士,两条连接烽燧的塞墙像他们挽着的手臂。他还是不能确定,裤子究竟是怎么被划破的,但皮裤破了已成事实。

皮裤如何被划烂已经没有意义了,此刻最紧要的是要想办法尽快缝补;要缝补,军营里没有大号的缝针和牢靠的粗线,只能到居延城内找专业的皮货铺,那里的师傅有细且结实的麻线,那才是缝补皮裤的线绳。然而,最紧要的是找一条换的裤子,自己再没有多余的厚裤子,总不能穿着内裤去执勤吧。再说,这零下二三十多度的天气,穿着内裤去执勤,还不把他的双胯冻坏吗?

唉!他猛然想起,子惠有两条皮裤。他是戍吏,相当于班长,他曾经戍卒们晒摆过自己有两条皮裤,说是家里寄来的。他是凉州人,家里多的是羊皮。元敞暗自羡慕了很久。对,向他借一条皮裤,等自己的皮裤缝补好了,再还给他也不迟。

二

元敞向站在高处的子惠热情地打招呼:“子惠,冻坏了吧,快下来,去吃早餐。”子惠俯身看着他,并没有下来。他们交接班的地点必须在障塞二十米高的瞭望台上。子惠冷冷地答曰:“不着急。”

元敞想要在见到子惠的时候,向他提出借裤子的事,可怎么开口呢。他快步登上障塞制高点,他的屁股后面一股又一股的寒风随着他双腿的起伏,不断钻进来。

“没什么情况吧?”元敞想要在惯常的交接班询问之后,说出借裤子的事,可是子惠并没有给他多少机会。子惠骂骂咧咧地埋怨:“能有什么情况?我们怕冷,匈奴也怕冷,难道他们就不是娘老子养的肉身子?谁会在这么寒冷的天气来犯边。”

子惠大元敞八岁,算老兵了,敢说敢做,天王老子也敢骂,这里有一些烽燧障障都与他参与建起来的,那时候路博德被朝廷再次启用,先建起了遮虏障,接着就建起了这甲渠塞的烽燧障塞。

元敞想要打断他的话,却不敢。子惠是老兵,是吏,元敞小,小卒,哪敢随便打断别人的话。

“真是上辈子造的孽。啥时候是个头啊——”子惠抱怨着,将手中的长戈远远扔了出去。那戈像一只俯冲飞翔的大鹰,一头扎在了障塞下的沙地上,斜刺里端端正立着。

元敞吓了一跳,原本想要开口,又

打住了。

子惠看了看东方泛红的天空,叹了一口气说:“看来这是要把匈奴活生生赶走的架势啊,这可是他们的家园啊。”一旦谈起这些军国大事,元敞更加不敢开口了。

子惠的牢骚发完了,他要离开前,见元敞不声不响的神色,有点诧异,说:“那我回了?”元敞点了点头,再次打住了已到嘴边的话。子惠在元敞的胸口捣了一拳,头也不回走了。元敞站在旭日升起的地盘上,遥望着远方。

远方有一座墓,那是路博德的墓。他是第一个葬在居延都尉府的汉将。也许是受了子惠的影响,此时,元敞心里对路博德暗怀怨恨。因为这些障塞烽燧就是他主持修建的,如果没有这些军事设施,他们就不会不远千里来到匈奴的地盘上驻守,就不至于离开爹娘,远在他乡,连裤子破了都没人缝补。

军营里都在流传霍去病的事迹,自从封狼居胥山,为骠骑大将军后,元狩六年(公元前117),他猝然而终,年仅27岁,他的死成了一个谜。15年后的太初三年(公元前102),霍去病的拥趸,曾经跟从他平定河西走廊的路博德又回来了,他成了居延都尉府的首任长官。符离侯没有了,伏波将军也没有了,他被再次擢用为强弩都尉,驻守居延。

匈奴多次扰民袭边,刘彻曾找不到能塌下心来守护此地的人,便想起了他。他是来戴罪立功的,也是带着使命而来,他想从岭南虽胜终败的阴影中走出来,他要让大汉举国上下都看看,他不仅能跟着霍去病征战河西封侯,更能平定岭南叛将,居延海也离不开他。他到任的时候,心中丘壑已定,规划好了要做的事:构筑居延都尉府、长城、要塞、烽燧、墩等军事设施,长期驻守。

如今,汉时的居延城遗址已然成了一滩荒草,在今额济纳旗巴彥陶来苏木东南不远处,一段短墙隐隐卧在寂静的荒原上,这是城墙,和额济纳旗现存 的汉长城一样,在风蚀雨侵之下,显得格外苍老衰败,像一抹狭长的坟丘,埋葬着两千年前的守望。远处难以辨析,只能看到几个长满怪柳的荒丘,人们叫作“红柳冢”,其实是城内建筑倒下之后,红柳种子乘风飞来,被阻挡在此处,而后生根发芽,一直陪伴着这些被掩埋的建筑。周围也有倒下的胡杨,似乎独木难以成林,枯枝横陈,像一具具干尸。

塞是建筑,也是军事设施,由鄣、坞、烽燧组成。甲渠塞在额济纳旗这来呼布镇南24公里处,俗称“破城子”,城内有鄣。都是一个20米见方的小寨子,用土坯建成的,有马面,可登城头。鄣南面为坞,长宽45米左右,坞门在东,门外有瓮城,坞就是小城。坞南50米处有烽燧,即方形土台。

塞、关和城的称呼偶尔混用,也许是后来改了叫法。譬如肩水金关和地湾城,形制相似,都是完整的土寨子;肩水金关因其坐落在弱水之侧,像挑在弱水肩上,故得名。肩水金关始建于太初三年(公元前102),也是路博德所建,是通往河西走廊的咽喉所在,更是抵挡匈奴南下的最后一道防线。还有卅井塞、珍北塞、遮虏塞、囊他塞,这些塞均在路博德的手中陆续建成。长城、城、障、塞、亭、燧,组合成了一个有机的边疆防御体系。这些军事防御体系像一个高大的武士,沿着弱水,迤邐南去了。

戍卒元敞窘迫地站在甲渠塞的塞墩上,满腹牢骚。

三

次日晚,元敞穿着用简单的粗线缝了一下的皮裤,正赶上子惠也轮休,众多的戍边战士聚在厨房晚餐,年轻的戍卒们在一起说说笑笑,吃着新鲜的清地羊肉,他们格外欢畅。元敞看见子惠就开始心跳,他想找机会说借裤子的事,但他反复在心里练习,都没有敢说出来。吃完饭,子惠还在和大家在一起说笑,他身边的那些人没有离开他的意思,甚至拥着他讨酒喝,子惠答应了,请大家去了他的宿舍。在进门前,子惠看见元敞站在坞院的空地上,向他招了招手,示意他一同去,他摇了摇头,羞赧地微笑,婉拒了。

太阳落山之后,一股寒气随着弱水,从祁连山扑面而来,直戳戳钻进了元敞的屁股,元敞回到了低矮的军营宿舍,他羞于自己这张脸子,于是决定给子惠写一封信,对,写信借皮裤。

宿舍寒凉,一盏油灯在燃烧,些微的光亮酷似家中的温暖。他将砚台放在土炉台上,倒了一点热水,以便尽快消磨墨钉上一点点的墨粉,他一边旋转着手中的墨钉,一边想。要告知子惠,自己

的尴尬之境,一个堂堂男子汉,穿一条破了洞的裤子,终究是丢人的事,本来是要当众向他说出这句话,但是实在不好意思。那么,要借人家的东西,一定要给他一个理由,怎么说呢?还是实话实说,是破了,裤子的确是破了,这是事实。就这么写吧。子惠会问,也许不问:什么时候还他。俗话说有借有还,再借不难,得说清楚什么时候还给他;自己的好友偃,他应该也认识,也是一个年轻的战士,也是居延都尉府的一名戍卒,他明天去城里(居延城),到时候请他带着裤子去补一下,等他补回来,一两天即还,绝不拖延。另外,还要让他放心的是,虽然他知道自己很穷,但不到万不得已,自己不会向他借钱的,借钱是更加令人为难的事。至于致谢的客套话,也一定要写,譬如叩头等。

元敞捏着墨钉的手一圈又一圈缓缓移动,最后停了下来,他将墨钉置于一边。墨已经磨好了,腹稿也打好了。砚台放在炉火边,墨水散发出细微的热气,在油灯的灯光下缓缓升温。

元敞提起笔来,将笔尖伸进墨水,开始舔墨。笔尖翻转,元敞的手指捻着笔管,旋转去来,终于,那支狼毫笔面向了一面宽阔的红柳木条:

敞叩头言:

子惠、客听侍前,数见,元不敢众言,奈何乎!昧死言。会敞綰(裤)元敞,旦日欲使偃持,归补之。愿子惠丰哀怜,且丰藉(借)子惠韦綰(裤)一、二日耳!不敢久留。唯赐钱非急不敢道。

叩头白。

元敞写得很慢,很认真,寒凉的宿舍里,他的额头竟然渗出了一层细汗,他抹了一把汗,墨干了。元敞很满意自己的笔法,整体书风低调、柔和、谨慎,体现了自己的诚意。他吁了一口气。

此时,子惠披着一身的寒光,已经在障塞瞭望台上执勤。月华铺地,将漠漠沙海照得无比清透,却也更加隐约;弱水轻盈,而此刻却像一条银链,沉沉安放在居延的大地上,似要飘起来,又似深嵌其中,月光下的弱水如一条项链,它的尽头,远处的居延海像一块硕大的洁白玉佩。

元敞在月光下站了一会儿,走进了子惠的宿舍。宿舍里黑黢黢的,和所有的宿舍都一样,元敞是熟悉的,他将那一枚木简轻轻摆在了子惠的床头。

四

元敞的这封信究竟写于哪一年,已很难判定。可以确定的是,居延塞修筑时间是公元前102年,这一项工程是路博德主导的,居延一带自此开始驻军。也许,元敞和子惠在此之后,先后来到了居延戍边。

1930年,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此发掘,获汉简5000余枚。1974年,甘肃居延考古队进行了更系统的发掘,在甲渠侯官遗址一地就出土汉简近8000枚,其中包括之前提到的“借裤子”信和许多完整书册。至今,居延一带出土有“甘露五年”(前49年)的谷物账簿、“鸿嘉二年”(前19年)的戍吏俸禄记录等简牍,新莽至两汉之交(约公元23—24年)简牍纪年从“地皇四年”转变为“更始二年”,如实记录了政权更替。也有东汉初期(公元27—29年)的简,出土“建武三年”(27年)的经济纠纷案卷和“建武五年”(29年)的边事勤状,显示东汉光武帝时该要塞已恢复功能。晚的纪年简为“永初五年”(111年),一般认为,居延障塞于东汉末年废弃。

在超过两百年的时间里,这里埋藏着边关的日常,自然包含着元敞和子惠们的戍边生活状态,当然也是汉代经略西北边陲的见证。

元敞怎么那么穷?“鸿嘉二年”(前19年)的戍吏俸禄记录的汉简也许能说明问题。鸿嘉二年,戍卒月谷,约二三石粟(约合200-300市斤),月俸钱约八百到一千二百钱。又有居延汉简载,遂长月俸谷约二石,戍吏等级相近,那么戍卒自然更低。折中这两项记录,可以说,如果子惠是戍吏,他的月薪就是两石谷,而作为戍卒的元敞,月薪一定是低于戍吏的,也就是说少于两石。汉代一石约等于十斗,约等于一百二十市斤(粟),一钱约可购买一斤粟,故一千二百钱约等于十石粟,与实物俸禄总量基本匹配。

而汉代一条韦裤(皮裤)的价格大约在五百到七百钱之间,相当于五到七石粮食,如果元敞的月薪在一石五左右,这就意味着元敞要买一条新皮裤,至少需要三个月的俸禄。这就俸禄,也是远高于内地戍卒的薪酬了。

一个戍卒的皮裤烂了,一本两千年前的账也算清了。

今夜月色朦胧,我独坐在窗边,欣赏竹笛独奏的《胡杨映月》。悠扬的笛声,带着我的思绪飞向了遥远的大漠。

恍惚中,我仿佛望见自己孑然走向天边的荒漠。那是一个被荒凉和寂寞、孤独与凄苦笼罩的地方,无数的细碎砂砾筑就了一望无际的戈壁。月光如水,万籁俱寂,冷清的光泽给大地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银辉。沙丘的轮廓在月色中若隐若现,宛如梦境。夜幕像一块巨大的黑色幕布,覆盖着茫茫的荒漠,繁星缀满天空,似镶嵌在幕布上的宝石,闪烁着迷人的微光。宇宙的浩瀚、自然的雄浑与月夜的苍茫,在此处实现了交融与升华。

胡杨静静地伫立在这里,成为时光流转的见证者。它们扎根在由荒漠、戈壁与弱水绿洲构成的天地间,常年聆听着大地的静谧与辽阔。它们虬曲的枝干,皴裂的树皮,把远古的密码镌刻于年轮中,化作对生命最庄重的礼赞。自古多少文人以深情的笔墨颂扬胡杨:有的讴歌它的奇伟与苍劲,有的把它誉为“三千年不朽的传奇”,也有人感动于它在荒芜中绽放的倔强。胡杨怀着“千年不死,千年不倒,千年不朽”的坚韧,却依然也会流泪,只是那眼泪恰是它在逆境中顽强抗争的宣言与证明。

每当月光倾泻,胡杨便仿佛

胡杨映月

□张迪

在轻轻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的辉煌与浪漫。尽管风沙磨砺,岁月无情,它依然将生命演绎得绚烂如诗。它与满天的彩光交融,与遍地黄沙相连,鲜绿的叶子如同晶莹剔透的翡翠,娇黄的叶子好似灿烂的金子,火红的叶子宛如沸腾的血液。分明而有力的线条,浓郁而鲜明的色彩,宛如一幅秀丽华美的壮美油画。即便在风沙肆虐的季节,天地混沌,枝叶尽落,它依旧挺立着铮铮躯干。待春风再度,新绿又缀满枝头,微风拂过,沙沙作响,好似在喃喃细语又宛如在尽情低吟。有人说“那是幼者摇动着柳叶一样的流苏,壮者晃动着杨叶般的旗帜,老者摆动着根叶般的手掌……”日升月落,月光流淌在胡杨叶间,它们如挚友

冬天来了(外二首)

□巴莫沙沙

冬天来了 下雪的日子也不远了 柴火和酒 我已备好 你要来吗	打燃柴火 打燃冬天 打燃我身体里的 每一滴血	听一阵风 慢慢就停下了 整个春天,没有写下第一首诗
你来吧 揣着口弦来 抱着月琴来 戴着叮当作响的银饰来 披着洁白的披毡来 靠着我的胸口 左手弹爱情 右手弹忧伤	是因为高山上的布谷鸟还没有来 是因为雪山上的索玛花还没有开 是因为美丽的鹿子躲进了山林	大雪 今日大雪 雪 没有来 甜蜜的人 没有来
我再来吧 我还要带来一块最原始的打火石	整个春天 他们在忙忙碌碌 整个春天 她们在熙熙攘攘 整个春天 我甚至插不上一句话 我的双手 甚至抓不住你的一角衣袖	今日大雪 离山出走的人 没有回来
	我躺在山上 看一朵云 慢慢就散了	今日大雪 撵山的人 去了远山 没有回来

风起于青萍之末。没有青萍,风照常会起。

风的碎片歇在瓦楞上,瓜架边,碾盘底下,草垛深处。因为是碎片,所以低矮到不可觉察,轻微得如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。天地有一根琴弦,弦音响起时,碎片会从角落落里跑出来,在一瞬间融合,鼓胀,打着旋子,吹着口哨,形成阵仗。阵仗小的,在一个田坎上或是山沟里晃悠一圈,堪堪摸着树梢,便真气外泄,一头跌落下来,归于无声,惹得花花草草们窃笑。这是派不上用场的散风,旧时乡村演皮影戏,喽啰刚露了个小脸,一口气还没出匀,便被大人物拦截砍断,与这种风相似。阵仗大的,几沟几梁的风同时赶集,一股风的气息刚有衰竭迹象,马上另一股风加入进来,如是循环往复,风的派头越来越大,动静越来越响。

风不谦和,经常打架。斗到酣处,要分出公母。川北多风,嘉陵江南北流向,南风吹风往来无阻。以昭化界为界,嘉陵江上游来的风叫“母风”,从下游吹上来的风叫“公风”。母风从秦岭腹地来,从太白山、终南山的山尖来,风阴冷、钝浊,一路裹挟着气流,遇嘉陵江,顺势而下。江面狭窄,气孔很小,充盈的气流扯天扯地,在穿山过峡时发出尖锐的啸叫,如奔雷、如爆炸,如狮吼、如龙吟,其势不可遏制,一发作往往就是一周时间,乡人也称“母猪风”。公风溯嘉陵江而上,因下中游地势开阔、温暖湿润,故公风虽然势弱,但并不鲁莽,如夏花,如朗月照窗,一派恭穆祥和之气。公风与母风在昭化交汇,恶斗不可避免。“公风三,母风七,不公不母二十一。”公风发作,往往三天就

般彼此守望,照亮对方的世界,温暖彼此的生命。还记得被誉为“敦煌女儿”的樊锦诗吗?她的故事,亦如这胡杨映月,动人而深沉。大学毕业后,她只身前往敦煌莫高窟,一守便是半个多世纪。从初来乍到的不适应,到后来为完成师长托付、实现几代学人“让敦煌学回归故土”的夙愿,她毅然选择在这里坚守,与丈夫分隔十九年后,才终得重聚。她曾说“我的心被撕成了两半,一边是莫高窟,一边是老彭和孩子。”1983年《光明日报》的记者在采访时,无意中发现了她儿子的来信,被她多年为敦煌付出、难以兼顾家庭的深深奉献所感动,特撰《敦煌的女儿》一文,让她的故事传遍四海。樊锦诗先生以平凡而坚实的步履,践行了自己一生的承诺。

对我们每个人而言,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,无论是对事业还是爱情,最美好的模样,不过就是用最纯粹的信念,做最温柔的坚守。正如大漠戈壁的胡杨与那轮皎洁的明月,纵然生命的旅程终将悲喜自渡,但我们依然可以在阴暗圆缺的相伴相守中,共担风雷、雨雪,同沐流岚,霓虹。

《胡杨映月》的旋律渐渐远去,月光下胡杨的疏影也缓缓淡出思绪,我回过神来,依旧静坐窗前。一曲听罢,回首这一程心灵跋涉,那份信念,愈发清晰而笃定。

用“中砂”,在石头的表面紧一阵慢一阵地“拊”,特别坚硬的地方先留着,慢慢理会,集中气力打磨不够坚实的地方。最后用“细砂”,微风拂面,轻抚慢捻,为石头抛光。每一块石头,只要想出人头地,都必须接受这样的打磨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你如果俯下身子细看这些石头,就会观察到长长短短、深深浅浅的流线纹,这就是风的脚步。

风打磨石头,也打磨村庄,打磨人。风与水不同,水把村庄的陈谷子烂芝麻一股脑地带走,带到江河。风是搬运,把村庄的物什从这一处搬到另一处,虽然层层掩埋,但地层下沉淀的,还是村庄的陈谷子烂芝麻。房顶的炊烟每天照常升起,每天都要被风带偏好多次。木头门窗,被风细细地吹拂过千百回,木质的好与坏,纹理的疏与密,若干年前主人家的贫与富,都写在门板上,刻在镂空的窗花里,一摸便知。村庄里多数人不曾辞官归故里,不会星夜赶科场,他们从生到死,几乎都蜷缩在一个碟子大的天空下。从吹弹得破的皮肤到鹤发鸡皮,村庄里的人也要接受风力的打磨,经过各种型号“砂纸”的打磨。山的迎风面上曾经有一块麻石,脖颈处最松软,被风层层掏空,掏出碗大一个孔,异常圆润的孔。风送入孔中,发出“呜呜”的低鸣,像吹埙。对面山头的人家异常惊恐,在某个黑夜,派人把麻石大部八块,摊成一堆碎石。人也一样,时光流逝,脸上沟壑纵横,内心却归于平静,在人生最后的驿站,静静地等待一阵风过。

本版责编:农 夫 雨 霖